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六十回 豪門子欺民逞霸道

劉大人說：「趙義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大人。」清官說：「雖然是本府替你會錢，你說是四兩酒，本府可不信。我知道你打多少？本府要當面一卮。」趙義聞聽劉大人這個話，向上叩頭，說：「大人要不信，只管請卮。小人肚中無病，不怕冷年糕。」劉大人扭頭回頭，說：「張祿。」「有，小的在。」大人說：「快取一桿秤來。」張祿翻身而去。不多時，則見他手裡拿著一桿秤，來到堂前，一旁跪下，回說：「小的將秤取到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就把那酒量一量，夠四兩不夠。」張祿答應，站起身來，打趙義手中將壺接過來，用秤卮了一卮，倒在碗中，又把那個空壺卮了卮，張祿這才往上開言，說：「回大人：這酒不夠四兩，只三兩四錢。」劉大人聞聽張祿之言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趙義，我說不夠，果然就不夠。為什麼你打三兩四錢酒，告訴本府四兩？當面撒謊，就欠打你十板！」趙義聞聽劉大人之言，說：「大人容稟。」

只見趙義將頭叩，說「大人在上請聽云：小的就，吃了熊心共豹膽，也不敢欺心哄大人。壺中本是四兩酒，若不信，打發人燒鍋問假真。」大人聞聽把王明叫：「你快去，速傳燒鍋掌櫃人。本府立等在堂前，叫他快來進衙門。」王明答應不敢怠慢，慌忙邁步就翻身。去不多時來得快，帶到燒鍋掌櫃人。老西一見忙跪倒，王明交差一邊存。大人座上開言問：「姓甚名誰何處人？」老西見問將頭叩，說「大人在上請聽真：小人姓張叫張必，本是山西太原民。」清官爺上面開言叫：「張必留神聽我云：既然拋家做買賣，就該天理要良心。世上黃金雖然貴，分明必須要應人。方才趙義去打酒，價錢並不短分文。你為何，三兩多酒算四兩，買賣之中使欺心？本府當堂從實講，但有虛言打斷筋！你要不信當堂卮，酒秤現在此處存。」老西聞聽將頭叩，「大人」連連尊又尊：「皆因小人一時錯，分兩不足果是真。」劉大人聞聽微微笑，往下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冷笑開言，說：「張必。」「有，小的伺候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既認錯，你是願打，願罰？」老西見問，向上磕頭，說：「大人，願打怎麼講？願罰怎麼講？求大人吩咐明白，小的好遵命而行。」劉大人聞聽張老西之言，在座上講話，說：「願打，打你四十板，十字路口枷號一月，解枷還打四十；你要是罰，罰你十兩紋銀濟貧。罰打俱已講明，不知你願罰願打？快說！」老西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小的願罰十兩銀子罷，不願受刑。」

劉大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快些將銀子堂上交兌。」張必聞聽，說：「回大人：小的身邊並無帶著銀兩，容小的回舖子取去。」劉大人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快去取來。」「是。」張必答應，慌忙站起，翻身下堂，出衙而去。

不多時，則見他手中拿著一包銀子，往裡而走。來至堂上跪倒，說：「回大人：小的將銀子取到。」劉大人聞聽，吩咐書辦接過來，用戥子平了平，足夠十兩。

這清官，座上開言叫「張必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從今買賣要正道，不可欺心行不公。」張必聞聽答應「是，大人言詞聖訓同。」清官說「你回舖去」，張老西叩頭往外行。按下張必出衙去，再把劉爺明一明：座上開言叫「李五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趙義誤把你的盆子碰，瓦盆打碎地流平。你的本錢全折盡，心中著急也是真。趙義貧窮又賠不起，你們倆，才告到我的衙中。我本府看你二人多本分，因此今朝這般行。現有那罰的銀十兩，你二人分開做經營。」

奉公守法行正道，不可吃酒去行兇。」二人聞聽將頭點，說「大人天恩海樣深。小的二人無可報，願大人，位列三台往上升。不但是，小的二人得活命，我們學家都感恩。」

二人當堂分了銀兩，他們倆，千恩萬謝往外行。劉大人這才將堂退，到書房，張祿慌忙獻茶羹。不言大人書房內，另表書中一段情。

不表劉大人在書房閒坐，且說的是江寧府西北，離城四十里，有個沙河驛，這府中有個惡棍，姓趙名通，外號叫「雁過拔毛」。這小子生得身高八尺，膀乍腰粗，家中十分豪富。趙通又捐了個候選州同，他哥哥做過山西布政司，掙的是家成業就。趙通這小子，倚仗勢力，橫行霸道，無所不干。更有一宗令人可惱：生性好色，見了人家的婦女，有幾分姿色，就像蒼蠅見血的一般。就是姿色平常的，也要看一看，這才放的過去。

要標緻風流女子打他的眼前過，千方百計也不肯輕放。或是設下圈套，或是硬搶生奪，務必要圖謀到手，娶以為妾。除了他的原配王氏不算，還有八房侍妾。這其中，有六個是家人的婦女，硬霸為妾，那兩個俱是重利折算的有夫之婦。另外還有兩個，一個是誑了來的寡婦，一個是搶了來的女子。眾公聽到後面，這些人的出處下落，自然明白。

趙通好色傷天理，衣冠禽獸一般同。家有良田千萬頃，樓台廳堂數不清。僕婦丫環無其數，家奴院子幾十名。米積陳倉用不盡，豬羊牛馬鬧哄哄。庫內的，金銀珠寶和錢鈔，綾錦紗羅滿箱盛。真乃是：一呼百諾人人敬，他要西來不敢東。這樣的，銅門家私還不夠，他還要心心念念把人坑。見了人家肥地土，晝夜謀想存在心。瞧見人家房和產，一定要，誑哄訛詐到手中。只要自己心快樂，不管人家死共生。害得人，傾家敗產離鄉井，萬惡滔天了不成。

正人君子不親近，盡交狗黨與狐朋。有幾個，走跳官司包詞訟；有幾個，專會訛詐算良民。書中表過眾惡棍，再把那，萬惡家奴明一明。俱各生成身高大，拳腳精通大有能。

時常眠花搶婦女，橫行霸道了不成。似虎如狼一般樣，世人見了躲著行。莫非軍民都害怕？就是督撫也聞名！四個家奴全有號，提將起來令人驚：一個叫，「杉篙尖子」名王虎，「淨街王三」在年輕，張五名叫「仙鶴腿」，吳八外號「獨眼龍」。趙通家人全表過，再把他的房屋明一明：三間大門安穩獸，馬台石，一塊西來一塊東。垂花門樓磨磚砌，轉過游廊是大廳。後面虎座門內穿過去，層層蓋造果然精。暖閣涼亭好幾處，預備迎親宴賓朋。看家更接分四角，夜晚還有人打更。響牆外邊緊馬道，還有那，一座高樓接碧空。玲瓏窗戶分四面，畫閣雕樑綠配紅。閒表趙通樓上坐，觀看南北與西東。手拿一個千里眼，專看那，街頭過往女俊英。若要是，看見那個容貌好，他就硬搶到家中。還有幽房與暗室，修造的，門戶相連處處通。夾牆重壁有夾道，裡外勾連認不清。處處暗藏地窖子，小道相通盡可行。住宅花園連一處，畫圖天宮一樣同。這一天，正是三月十五日，惡棍原來此日生，一家大小齊忙亂，來了些親族眾賓朋。